



《伤寒》《金匱》中的“粉” 字考释

《伤寒论》猪肤汤方有“白粉五合熬香”；大青龙汤方后有“汗出多者，温粉粉之”。《金匱要略》蛇床子散方，以“白粉少许”与蛇床子末和合相得，如枣大；甘草粉蜜汤中则用“粉一两”。以上涉及到白粉、温粉和粉，这三者是何物？在50年代后期，《中医杂志》及一些中医刊物上，曾就甘草粉蜜汤中的“粉”作过讨论，有说是铅粉，有说是米粉，有说是粳米粉，最终未成定论。近年出版的一些著作，将其认作铅粉者尚多。个人考证认为，此三者乃为一物，即稻米粉。故不揣浅陋，略作考释如下。

许慎《说文解字·米部》：“粉，所以傅面者也。从米分声。”清·段玉裁注又云：“引申为凡细末之称”。刘熙《释名·释首饰》：“粉，分也，研米使分散也；胡粉，胡饼也，脂合以涂面也”。上述汉代训诂专著说明，粉字从米分声，其本义当是米细末，其引申义为凡细末皆可叫粉，不过需在前加一定语，说明为何粉末，如“胡粉”即是。所以古单言“粉”，当指米粉。当然后来人们把化妆常用的胡粉也简称为粉，确属事实，但终非粉字本义。

就仲景用粉而论，猪肤汤与蛇床子散方皆明言用白粉。“白”指何物？《周礼·天官·笱人》有“朝事之笱，其实麋、雉、白、黑……”，汉·郑玄注曰：“麦曰麋，麻曰雉，稻曰白，黍曰黑”。可见把稻米称作“白”，乃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人都熟悉的事，白粉也就是稻米粉。应当说，仲景在“粉”前加一个“白”字，既是当时习用，又使人更加明晰。

有人据《汤液本草》载铅粉亦名白粉，便认定仲景所用白粉即是铅粉。关于铅粉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名“粉锡”、“解锡”，《释名》、《周易参同契》、《抱朴子》以及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汉官仪》、《续汉书》等均名胡粉。公元806年，梅彪著成《石药尔雅》，其所收铅粉的异名又增锡粉、流丹、鹾粉、白膏、铅白，可见从秦汉至晚唐，都找不到白粉属铅粉异名的证据。而王好古著《成汤液本草》，是公元1238年的事。以金元人的著作

为汉人的文字作证，恐属不妥。

再者，猪肤汤用“白粉五合熬香”。据《说文·火部》“熬，干煎也”，杨雄《方言》卷七“凡以火而干五谷之类，自此而东、齐楚以往谓之熬，关西陇冀以往谓之煮（与“焙”声近义通），秦晋之间或谓之炒”，可知熬香即炒香。只有米粉才可炒香。铅粉乃碱式碳酸铅，岂能炒香？白粉用至五合，汉一合为今20毫升（详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编《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》），五合即100毫升，如是铅粉，绝可杀人。

猪肤汤中之白粉既是稻米粉，蛇床子散所用白粉，自然亦非他物。此取稻米粉与蛇床子末和合相得，是起粘合作用。若用铅粉，则不能粘合。

服大青龙汤后“汗出多者，温粉粉之”，温粉如是米粉：可否敷体？前引《说文》“粉，所以傅面者也”，已有交待。段玉裁注有“小徐曰，古傅面亦用米粉”，则更为明确。段氏注又云：“傅人面者，固胡粉也，许所云傅面者，凡外曰面”，是说敷脸面的，当是胡粉，敷在身体表面的，当是米粉。从以上文献看，以米粉敷体的习惯古已有之，其目的为何？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云：“体有不快，起作一禽之戏，怡而汗出，因以著粉，身体轻便而欲食。”可见用米粉敷体并非用之美容，而是用之止汗爽身的，这正与“汗出多者，温粉粉之”相合。温粉指炒热的米粉。大青龙汤证本为寒闭阳郁，用峻汗之剂，若汗出太多，则虑“汗多亡阳”，故用炒热的米粉敷于体表，既吸附已出之汗，又形成一层温暖的保护膜，从而达到保护体温，止汗护阳的作用。可见仲景单以“粉”字，即代表米粉，也当是仲景惯用的白粉，即稻米粉。因此甘草粉蜜汤中的粉，理当也是稻米粉。

观五十年代末之争议，焦点之一是甘草粉蜜汤是杀虫剂，还是扶正剂。若杀虫则当用铅粉，若扶正则当用米粉。其实原文“蛔虫之为病，令人吐涎，心痛发作有时，毒药不止，甘草粉蜜汤主之。”明言本病用毒药（驱虫药或药性峻猛者）而心痛不止，故才用此方扶中补虚、和里缓急，先止心痛，与虚人外感建其中同出一法，用米粉合情合理。既是止痛，故痛瘳即止，多服已无必要。后世有医家将方中之粉易以铅粉，

蛔多验。试想连人都可毒杀的铅粉，驱几条蛔虫岂非易事！那么能据此可证原方之粉即铅粉吗？如仅为治蛔便用铅粉口服，恐是弊大于利。

就米粉而言，后世有用粳米粉与梁米粉者，皆属米类，故有效验。而仲景所用本是最普通的稻米粉。

北京中医学院 郝万山

吴茱萸儿科外用体会

吴茱萸辛热，入肝脾肾经，有温中止痛，理气止呕之功效。笔者在多年的儿科临床中，将其外用治疗多种疾病，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，兹介绍如下：

(1) 鹅口疮、口疮、口糜 吴茱萸末适量，加食醋调成糊状，涂两侧涌泉穴，移夜去掉。如张×，男，5个月。患儿腹泻20余天。10天前出现口疮，影响乳食，曾用中西药物治疗，罔效。求治于余。刻诊：体弱神疲，口唇、两颊舌面均布溃烂点，周围发红，大便每日3~5次，呈蛋花样，舌尖红苔白，指纹紫滞。此属脾虚泻日久虚火上炎所致，用吴茱萸9克加醋调涂涌泉穴，另服参苓白术散加肉桂治疗泻泄。隔日复诊，口疮已愈，泄泻减轻。继服参苓白术散调治而愈。

(2) 呕吐 吴茱萸末适量加醋调成糊状涂涌泉穴，一日一次。如：张×，女，9个月。患儿因感受风寒而引起呕吐，不能进食，呕吐物为清水乳食，查患儿精神欠佳，呕吐频繁，舌淡、苔薄白，指纹淡。此为虚寒之证，取吴茱萸9克醋调外用，次日呕吐停止。

(3) 泄泻 寒湿泻，用吴茱萸加白胡椒、苍术共研细末醋调外用糊脐部，8小时去掉，一日一次；虚寒泻，用吴茱萸加绿豆适量共研细面醋调糊脐部，方法同上。如：朱×，男，1岁5个月。由于过食生冷而引起泄泻，日达7~8次，大便呈稀水样，腹胀纳差，指纹紫，舌苔白。此属寒湿泻。吴茱萸6克，白胡椒6克，苍术6克，共研细面，醋调涂脐部。两天后泄泻停止。

(4) 新生儿喉鸣 吴茱萸末水调糊两足心，入夜糊上，次晨取下，一日一次，五天一个疗程。如李×，男，32天。患儿足月顺产，出生后呼吸音粗，后又受凉而引起喉鸣、鼻塞流涕，经治疗上感症状消失，但喉鸣音不断，曾服多种药物均不能取效而来就诊。查患儿体质尚可，呼吸时有喉鸣音，舌淡、苔白，指纹淡红。此感受风寒所致。取吴茱萸末6克加水适量调成糊状涂足心，一日一次，两天后症状减轻。嘱其继用，直至痊愈。

吴茱萸《本草纲目》曰：“其性虽热，而能引热下行。”所以“口疮口疳，吴茱萸末，醋调涂足心一夕愈。”笔者受此启发，将其应用于儿科临床，发现其外用对多种

疾病都有一定的疗效，且年龄越小效果越好。

河南省温县中医院 冯荣敏 胡作亮

百合病治验

笔者学用经方治疗百合病数例，每获效验，现谨选验案一例介绍如下：

甘××，女，25岁，1989年1月6日初诊。主诉：头晕心悸，胸闷气短，手足心热半年。自觉发热发冷，实则无热无寒，食欲时好时坏，月经提前、量少，小便短赤，大便秘结。西医诊断：神经官能症。多以镇静剂处理，如安定片、利眠宁、谷维素之类。中药初用丹栀逍遥散、天王补心丹、六味地黄丸，后投瓜蒌、薤白、半夏、桂枝之类，遍尝无效。

经审之，患者神志恍惚，时喜时悲，嗳气，善太息。追问病史，半年前曾患重感冒高热，感冒治愈后常出现上述症状，伴有口干口苦，卧寝不安。其人营养中等，面色如常，舌边尖俱赤、少苔，脉弦细数。据证求因，此系外感温热转为阴伤。余热羁留，心肺阴液耗损，阴虚内热，心神被扰，百脉悉病，属中医的百合病。治宜滋养心肺，佐以清热镇静，用百合地黄汤、百合知母汤、百合滑石汤、栝蒌牡蛎散合为一方：百合30克，生地、生牡蛎各20克，知母、滑石各10克，花粉15克。每日一剂，连服半个月，上证大减，口干口苦已好，小便转清，仅觉心中不适，呕恶，食欲不振，此为胃气伤，故合鸡子黄补虚安中。方用百合地黄汤合百合鸡子黄汤，百合30克，生地20克，两味煎取浓汁，加鸡子黄二枚冲服。每日一剂，连进二十剂，阴复热退，百脉调和，诸证悉平，恢复正常上班，半年后追访，未复发。

王孟英在《温热经纬》中说：“此病仲景以百合主治，即以百合名其病，……肺主魄，魄不安则如有神灵；肺失清肃则小便赤，百合功专清肺，故以为君也。”今师仲景，首选百合，方以百合、知母养肺阴清肺热；生地益心肾而清血热；滑石利小便；牡蛎引热下行；瓜蒌根生津止渴；鸡子黄补虚养胃。诸药合之，共奏养阴清热、安神宁心之效，故获效机。

海南省人民医院 陈桂铭

也谈弦滑脉

贵刊1991年第二期载文“弦滑脉之管见”，读后对薄震东同志敢于正世人多年之误的精神深感敬佩。但有几点异议，现述如下，以就教于同道。

首先，薄文认为弦、滑二脉恰成相反，相对脉象是不能复合的。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存在不合理性和片